

## 【理论探讨】

# 张仲景运用附子配伍白术治湿思想探讨\*

李宇欣<sup>1</sup> 朱惠鉴<sup>2</sup> 张晓轩<sup>3△</sup> 李 芳<sup>3△</sup> 杨志敏<sup>3</sup>

(1.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, 广州 510095; 2. 广州中医药大学, 广州 510405;  
3.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, 广州 510120)

摘要: 湿邪可分内生与外感且内生者多。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治湿方法疗效显著, 附子配伍白术为其代表药对。本文通过结合历代本草之注解, 归纳分析二药之特性, 总结提出附子配伍白术尤擅于治疗脾肾阳虚之风寒湿痹。张仲景使用附子配伍白术临证主要分两种情况, 一者为风湿相搏、郁于肌表, 代表方剂为白术附子汤、甘草附子汤和桂枝芍药知母汤; 一者为寒湿内盛、流注关节, 代表方剂为真武汤和附子汤。此药对配伍巧妙, 可为临床治湿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: 附子; 白术; 寒湿; 痹证; 张仲景

中图分类号: R289.5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6-3250(2021)03-0383-03

DOI:10.19945/j.cnki.issn.1006-3250.2021.03.005

湿邪是临床常见病邪, 有外湿、内湿之分<sup>[1]</sup>。外湿之伤人, 易于侵袭人体皮肤、肌肉关节等处, 可阻痹经络, 蒙蔽清窍。正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篇》所云: “地之湿气, 感则害皮肉筋脉”<sup>[2]</sup>。又《素问·调经论篇》言: “寒湿之中人也, 皮肤收, 肌肉坚紧, 荣血泣, 卫气去, 故曰虚。”<sup>[2]</sup>而内湿之产生与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, 尤以脾肾为重<sup>[3]</sup>。盖脾主运化水谷、水液等精微物质, 若运化不及则水反为湿, 谷反为滞, 水液不能运化而驻生水湿。肾为水脏, 内寄相火, 若肾之气化功能失常, 加之火不暖土, 亦导致津液之输布与排泄功能失调, 从而导致水湿内停<sup>[3]</sup>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言: “经方者, 本草石之寒温, 量疾病之浅深, 假药味之滋, 因气感之宜, 辨五苦六辛, 致水火之齐, 以通闭解结, 反之于平。”<sup>[4]</sup>汉末医家张仲景所著《伤寒杂病论》乃经方之代表作, 方证对应, 结构严谨, 配伍尤其重视气味之化合。其附子配伍白术治疗水湿之症, 配伍巧妙, 可作为临床常用药对<sup>[5]</sup>。基于此, 本文以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为蓝本, 结合历代本草著作之论述, 从附子与白术之气味

药性出发, 整理其在经方中配伍治湿之临床应用并探讨其规律。

## 1 附子配伍白术治湿之规律

### 1.1 附子治湿特点

附子味辛、性温, 入心、脾、肾经, 其所治之湿当属寒湿内盛之象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附子功效为“主风寒咳逆邪气, 温中, 金创, 破癥坚积聚, 血瘕, 寒湿, 痿痹拘挛, 脚痛不能行步”<sup>[6]</sup>。虽将附子归为下品, 然其在《伤寒论》中起重要作用, 是救逆的第一要药。《本草崇原》载附子“禀大热之气, 而益太阳之标阳, 助少阳之火热者也”, 指出“太阳阳热之气, 不循行于通体之皮毛, 则有风寒咳逆之邪气”“少阳火热之气, 不游行于肌关之骨节, 则有寒湿痿痹拘挛, 膝痛不能行走之证”, 而附子能够温阳助火, 达于肌表, 走行肢节, 故能够祛风寒除湿而止痹痛<sup>[7]</sup>。

《医理真传》指出: “天一生水, 在人身为肾, 一点真阳, 含于二阴之中, 居于至阴之地, 乃人立命之根, 真种子也, 诸书称为真阳。”又附子一物, “力能补坎离中之阳, 其性刚烈至极, 足以消尽僭上之阴气”<sup>[8]</sup>。因此, 附子能够温阳助火, 实则补下焦真阳。《本草备要》言: “其性浮而不沉, 其用走而不守, 通行十二经, 无所不至”, 能够“引发散药开腠理, 以逐在表之风寒, 引温暖药达下焦, 以祛在里之寒湿”<sup>[9]</sup>, 故吴绛言其为阴证之要药。

### 1.2 白术治湿特点

白术味苦、性温, 其所治之湿当属脾虚不能运化水湿之象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将白术归为上品, 其能主治“风寒湿痹、死肌, 痼疸, 止汗, 除热, 消食, 作煎饵”, 久服可“轻身延年、不饥”<sup>[6]</sup>。《名医别录》载其能“消痰水, 逐皮间风水结肿”<sup>[10]</sup>, 《本草崇原》言其“质多脂液, 乃调和脾土之药也”, 白术能够补益

\*基金项目: 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人才研修项目(国中医药人教发[2017]15号); 广东省中医院扶阳流派工作室项目(2013KT1517); 杨志敏广东省名中医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(粤中医办函[2020]1号)

作者简介: 李宇欣(1994-), 男, 广东汕头人, 住院医师, 硕士研究生, 从事危急重症的中医药临床与研究。

△通讯作者: 张晓轩(1987-), 男, 广州人, 主治医师, 博士研究生, 从事治未病、中医流派与名医经验传承研究, Tel: 13560456020, E-mail: 646778975@qq.com; 李芳(1970-), 女, 河北元氏人, 主任医师, 硕士研究生导师, 从事危急重症与肾病的中医药临床与研究, Tel: 13676217842, E-mail: 13676217842@163.com。

脾土,土气运行,“则肌肉之气外通皮肤,内通经脉,故风寒湿之痹证皆可治也”<sup>[7]</sup>。《本草求真》言白术“专入脾”,其性最温,服则能“健食消谷,为脾脏补气第一要药也”,凡水湿之邪,“靡不因其脾健而自除”“脾土强者,自能胜湿”<sup>[11]</sup>。因此,白术乃补脾祛湿之要药,并能够健运土气、祛湿而使津液敷布于四肢皮肤,经脉调和而除风寒湿痹。然其治湿亦有所短。《本草求真》指出:若“寒湿过甚,水满中宫者亦忌”,因寒湿过甚,用之不仅不能达到健脾祛湿之效果,亦会“甘徒滋壅”,此时“必待肾阳培补,水气渐消,肾气安位”方可使用,“犹洪水冲堤,必待水退,方可培土御水”<sup>[11]</sup>。

### 1.3 附子-白术治湿特点

其一,附子辛温,入心、脾、肾经,通行十二经,功擅温阳散寒而除湿;白术苦温专入脾经,功擅健脾运土而胜湿,二者配伍既能温脾暖肾又能逐水除湿。

其二,附子有个性之长,亦有合群之妙<sup>[12]</sup>,故其配伍尤其重要,且白术专入脾土而祛湿。张元素言:“附子以白术为佐,乃除寒湿之圣药”。《本草思辨录》亦指出:“麻黄桂枝附子,为走散风寒之剂,加以白术除湿,则为治风湿、治寒湿。”<sup>[13]</sup>

其三,《素问·痹论篇》言“风寒湿三气杂至,合而为痹也。”<sup>[2]</sup>附子与白术配伍温脾暖肾、散寒除湿且能行走肢节,故能治疗痹痛之证。

因此,附子配伍白术尤擅治疗脾肾阳虚之风寒湿痹。附子温补下焦,助元阳以消阴霾,又能温暖脾土,配伍白术以培土御水,可增强其祛寒除湿之功;而白术配伍附子又无“甘徒滋壅”之弊,亦可增强白术健脾胜湿之力,可见二者配伍甚妙。现代伤寒大家胡希恕亦指出,附子配伍白术治疗寒湿证,其祛湿解痹之力度甚强<sup>[14]</sup>。外感风湿郁于肌表或流注关节,则见身体疼、关节痛等;脾肾阳虚,寒湿内停,或流注下焦,则见腹痛、下利、脚肿、骨痛等。因此,术附配伍从本气入手,颇合寒湿之重脾肾二脏之理,尤中痹证风寒湿三气杂至之病机。

尤在泾言“中湿者,亦必先有内湿而后感外湿”,可见若里虚寒不能温煦,则表位寒湿易于凝滞,两者密切相关。如《灵枢经·百病始生第六十六》所言“其中于虚邪也,因于天时,与其身形,参以虚实,大病乃成。”<sup>[15]</sup>术附合用温里散寒,祛湿达表,故能除风寒湿痹。

### 2 经方应用

纵观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,张仲景使用附子配伍白术除湿止痹主要有两个方面,一者为风湿相搏,郁于肌表,代表方剂为白术附子汤、甘草附子汤和桂枝芍药知母汤;一者为寒湿内盛,流注肢节,代表方

剂为真武汤和附子汤。

#### 2.1 风湿相搏,郁于肌表

湿家身烦疼,张仲景以麻黄加术汤、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发其汗,身重者以防己黄芪汤利水湿。若脾肾阳虚则术附配伍而用<sup>[16]</sup>,其轻者以身体疼痛为主,用白术附子汤除寒湿而复津液;病渐深、胃中留饮、见汗出短气,张仲景以甘草附子汤逐风湿而止痹痛;其重者外寒而内有留饮、气上冲,症见诸肢节疼痛、头眩、短气、温温欲吐,张仲景以桂枝芍药知母汤散寒除湿而止痹痛。

2.1.1 白术附子汤证 本方出自于《金匮要略·痉湿喝病脉证第二》:“风湿相搏,身体疼烦,不能自转侧,不呕不渴,脉浮虚而涩者……大便硬,小便自利者”<sup>[17]</sup>,主治风湿在表,寒湿内停,伴津液不足之证<sup>[18]</sup>,以身体疼痛为主要表现。近代经方大家曹颖甫<sup>[19]</sup>指出,此证“小便色白,故用附子以温肾,湿痹肌肉,故加白术以扶脾”。白术与附子配伍后,“从皮中运行肌表,然后寒湿得从汗解,津液从汗后还入胃中,肠中乃渐见润泽”。因本证津液不足,故虽有表证亦不使用桂枝以解表。另外,服此方后亦可见明显的排病反应,即“其人如冒状”。张仲景指出“即是术附并走皮中,逐水气,未得除故耳”。曹颖甫<sup>[19]</sup>亦指出“药弗瞑眩,厥疾弗瘳”。

2.1.2 甘草附子汤证 《金匮要略·痉湿喝病脉证第二》载甘草附子汤主治“风湿相搏,骨节疼痛,掣痛不得屈伸,近之则痛剧,汗出短气,小便不利,恶风不欲去衣,或身微肿者”<sup>[17]</sup>,为内有虚寒水饮、又感风湿之证<sup>[18]</sup>,以骨节疼痛、不得屈伸、汗出短气等为主要见症。胡希恕<sup>[14]</sup>指出“胃中有留饮,微者短气,甚者则悸”,以术附相配以逐水湿,桂枝甘草汤主治上冲短气,整方合用以逐水湿、平上冲之逆气。另外指出阴寒较重,“无论是内外湿多,术、附必要用的”。曹颖甫<sup>[19]</sup>亦言,此证兼有恶风不欲去衣、或身微肿之见症,乃“湿犹在表”,故用白术补脾祛湿,桂枝发表祛风,附子性走而不守,其能引发表药逐在表之风邪,引温暖药除中外之寒湿,故而表里之风寒湿邪可得一并除去。

2.1.3 桂枝芍药知母汤证 此方载于《金匮要略·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》,主治“诸肢节疼痛,身体尪羸,脚肿如脱,头眩短气,温温欲吐”<sup>[17]</sup>之症。此证乃内外皆有寒湿之证,且寒湿证较前二方明显,以全身上下关节疼痛甚至畸形、身体消瘦、关节肿大等为主症<sup>[20]</sup>,兼有眩晕、短气、恶心欲呕等。《金匮发微》指出“历节一证,大率起于皮毛肌腠理,阳气不能外达,寒湿遂留于关节,此即肢节疼痛所由来,所谓不通则痛也。”<sup>[19]</sup>风湿相合,留于筋骨,

流注关节,气血痹阻,故见肢节疼痛肿大<sup>[21]</sup>、头眩短气、温温欲吐为内有留饮之象。胡希恕<sup>[14]</sup>认为,此方不仅可以解风邪,同时也偏于祛水气。故本方内外双解,用术附配伍以温脾暖肾、散寒祛湿,用麻黄、桂枝、防风等解表药以祛风解表,宣通力度增强,并在方中使用芍药、知母等养阴之品,合用而具有宣通气血、调和营卫之功效<sup>[22]</sup>。

## 2.2 寒湿内盛,流注肢节

病在少阴,寒湿内盛而流注肢节,可见四肢沉重、骨节疼痛、脉沉等症状,张仲景以真武汤、附子汤中应用附子配伍白术而除寒湿痹证。

2.2.1 真武汤证 本方见于《伤寒论》第 311 条“少阴病,二三日不已,至四五日,腹痛,小便不利,四肢沉重疼痛,自下利者……或咳,或小便利,或下利,或呕者,真武汤主之。”<sup>[23]</sup>此方乃内有寒湿之证,具有精神萎靡、畏寒肢冷、脉沉细无力、浮肿等特征<sup>[20]</sup>,以腹痛、四肢沉重疼痛为主要见症,根据或然症而行加减治疗。曹颖甫<sup>[24]</sup>言“阴寒在下,沟渠为之不通”,因此少阴阴寒之证,二三日或四五日,“寒水泛滥,并入太阳而成寒湿”“寒湿入腹则腹痛”“寒湿停蓄腹部,中阳不达于四肢,故四肢沉重”。清代医家姚球<sup>[25]</sup>所著《伤寒经解》称真武汤为“北方司水之神”,指出“阴寒甚而水泛滥,由阳困弱而土不能制伏”。故此方以术附配伍茯苓、生姜温阳散寒、培土而制水,除寒湿而止痹痛。胡希恕<sup>[26]</sup>亦指出,少阴病只要有“腹痛,小便不利,四肢沉重疼痛,自下利”等见症,就可以用真武汤。

2.2.2 附子汤证 本方出自《伤寒论》<sup>[23]</sup>第 304 条曰“少阴病,得之一二日,口中和,其背恶寒者,当灸之,附子汤主之。”第 305 条言“少阴病,身体痛,手足寒,骨节痛,脉沉者,附子汤主之。”此方主治寒湿内盛之证,以背恶寒、身体痛、手足寒、关节疼痛、脉沉等为主症。《伤寒经解》言“背者,胸中之府,其背恶寒者,胸中有湿,则阳无以受气以卫其背……脾主肌肉四肢,脾为湿土,少阴寒湿,则火不生土,故肌肉痛而手足寒。肾主骨,寒湿流于关节,故痛。脉沉,沉主水也。附子汤,温中燥湿,以通水道也。”<sup>[25]</sup>曹颖甫<sup>[24]</sup>亦指出“少阴证而见表寒,则在里之寒湿必甚”,故先用灸法祛表寒而通阳气,继而乃用附子、白术以祛水湿,水得温而卫阳复而渗入骨节之寒湿,足以化气外出而内痛止。此方与真武汤的区别在于,真武汤逐水湿之力度较强,而附子汤易生姜为人参,且附子加量温补元阳之力度更强<sup>[27]</sup>。

## 3 结语

综上,术附合用而除风寒湿痹乃张仲景心法,颇

合寒湿之重脾肾二脏之病机。经方之结构严谨,配伍巧妙,从其组方及或然症加减法中即可窥其一二,而药对是方剂组成的关键,二者密不可分。探讨经方中的药对使用机理及适应症及其在不同方证中的应用情况,亦可为临床选方用药及提高疗效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<sup>[28]</sup>。

## 参考文献:

- [1] 罗震,李琛瑛,岳小强. 论湿[J]. 河南中医, 2016, 36(6): 954-956.
- [2] 田代华.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3] 施学丽,范丽丽,邓家刚. 试论五脏皆能生湿之机理[J]. 江苏中医药, 2019, 51(2): 5-7.
- [4] 班固. 汉书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6.
- [5] 贾新立. 《伤寒论》中运用附子的规律[J]. 中医药理学, 2005, 23(8): 1482-1483.
- [6] 马继兴. 神农本草经辑注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13.
- [7] 张志聪. 本草崇原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.
- [8] 郑钦安. 中医火神三书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2.
- [9] 汪昂. 本草备要[M]. 西安: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5.
- [10] 陶弘景. 名医别录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3.
- [11] 黄宫绣. 本草求真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8.
- [12] 纪涛,王常明,刘文斗,等. 小议“附子无干姜不热”[J]. 河南中医, 2008, 28(6): 9-10.
- [13] 周岩. 本草思辨录校释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8.
- [14] 胡希恕. 胡希恕金匱要略讲座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8.
- [15] 田代华. 中医临床必读丛书·灵枢经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16] 诸葛连祥. 《金匱要略》论外湿的临床意义[J]. 云南中医学院学报, 1978(3): 12-17.
- [17] 张仲景. 金匱要略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18] 刘志杰. 类方解伤寒——附《经方法钥》[M]. 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9.
- [19] 曹颖甫. 金匱发微[M]. 邹运国,整理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4.
- [20] 黄煌. 黄煌经方使用手册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0.
- [21] 陈武将. 《金匱要略》论治“历节病”方证研究[D]. 广州: 广州中医药大学, 2013.
- [22] 田博,于越. 桂枝芍药知母汤组方浅析[J]. 江苏中医药, 2011, 43(5): 81.
- [23] 张仲景. 伤寒论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5.
- [24] 曹颖甫. 伤寒发微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4.
- [25] 姚球. 中国古籍珍稀抄本精选(一)——伤寒经解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4.
- [26] 胡希恕. 胡希恕伤寒论讲座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08.
- [27] 帅在芬. 《伤寒论》用附子诸方的探讨[J].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, 1998, 10(3): 27-28.
- [28] 王曼华,孙化萍,梁建卫. 经方“药对”配伍理论研究概况[J].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8, 10(1): 59-60.

收稿日期: 2020-05-08